

国际锡理事会对锡价平衡功能的发挥及其失灵现象 (1956—1985)

彭 鑫

(福建省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10.12238/jpm.v3i1.4577

[摘要]锡是 20 世纪 50 年代成功谈判达成国际协议的商品之一，也是政府间协议定价、稳定锡市场的典范。1956 年 7 月，由生产国和消费国签署的第一届《国际锡协定》生效，规定成立国际锡理事会，管理锡协议。因锡价易受国际局势、生产国国内政治环境、美国当局释放库存锡等因素的影响，在理事会存在的二十余年主要通过缓冲库存购买和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来稳定锡市场和确保锡价区间。理事会虽成员国众多，但本身库存授权量小及融资来源有限和美国锡储备的存在，使理事会无法有效地在锡过剩时充分发挥作用。70 年代以来，随着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锡价起伏更甚，美国的参会和缓冲库存功能的失效等加剧了理事会的奔溃，1985 年，理事会名存实亡，1989 年正式解散。

[关键词]锡平衡 国际锡理事会 美国 国际锡协定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 (1956–1985)

Peng Xin

School of Social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Tin is one of the commodities that successfully negotiate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 the 1950s, and it is also a model of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pricing and stabilizing the tin market. In July 1956,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in Agreement, signed by the producer and consumer countries, came into force, provid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 and managing the Tin Agreement. Since the price of tin is susceptible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producer, and the release of tin by the US authorities, the more than two decades in the Council mainly buffer stock purchase and strict export control to stabilize the tin market and ensure the tin price range through strict export controls. Although the Council has a large number of members, its small amount of inventory authorization, limited financing sources of financing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US tin reserve prevent the Council from functioning fully effectively when there is a tin surplus. Since the 1970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oil crisis and economic crisis, the tin price has been even more volatil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buffer inventory function have intensified the council collapse. In 1985, the council died in name only and officially dissolved in 1989.

Key words tin balance 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 USA International tin agreement

二战结束后，国际多边性锡组织历经变化，最终成立国际锡理事会，其诸多功能的发挥是国际锡市场多年相对稳定的结果。

一、国际锡理事会的缘起及运作机制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锡价极易受到影响，因而锡都是

通过政府间协议定价，国际组织的成立为协议定价提供很好的平台，20 世纪上半叶的国际锡委员会和 20 世纪下半叶的国际锡理事会即是如此。1946 年锡委会解散后，为创立战前国际锡协定和锡委会的后继机构，暂时成立国际锡研究小组以监管、规范锡市场和平衡锡价。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庞大的战略储

备延缓了国际锡理事会 (The 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 ITC) 的成立, 直至 1956 年 7 月 1 日, 由主要的锡生产国和消费国签署的六份五年国际锡协定(The International Tin Agreement, ITA) 中的第一份协定才生效。根据其条款, 成立了国际锡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 来管理该协议, 为世界锡市场提供更大的稳定性。

理事会的最初成员共计 19 个, 被划分为生产国或消费国, 这些成员国在理事会中关系平等, 具有同等的实力。在理事会中, 生产国和消费国均有 1000 票的平等投票权, 每位成员将获得五票初选, 消费国根据前三年中各自生产和消费的百分比进行票数的分配, 生产国根据其在 1950—1952 年各自生产的百分比进行分配, 但一个国家的票数原则上不能超过 450 票。选票的分配并非固定不变, 会根据生产或消费的变化以及新成员的加入不时修改。理事会所有重要的决定以多数批准为原则, 并最少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定期会议, 以评估可能的供需状况, 决定缓冲库存的活动、适当的价格区间和出口管制。锡价的价格区间每年每月甚至每周都有所变化, 因此理事会可在必要时修改价格范围。在第一份锡协定生效的五年中, 只有一次更改, 其 25,000 吨的缓冲库存将完全由生产成员提供。^[1]

理事会通过缓冲库存购买、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以及其支持的最高和最低的价格区间来试图减少锡价波动, 确保锡的公平和有偿价格, 锡协定的成功就取决于这三类途径的有效运作。三类途径中, 缓冲库存购买是首选。主要通过经纪人在伦敦金属交易所运作。第一份《国际锡协定》中第八款规定建立缓冲库存, 由生产国强制缴纳。库存设定为 25,000 吨, 由生产国提供相当于 15,000 吨锡金属的初期捐款, 在理事会决定的日期之前完成缴纳, 并在需要时为之后的调整做准备。

出口配额和出口管制是理事会可用的另类途径, 理事会对管理下的四分之三以上的锡进行缓冲库存活动, 而剩余的四分之一实行出口管制。^[2]当缓冲库存中积累了至少 10,000 吨锡, 理事会才可以对生产成员施加出口管制。在管制期内, 规定了生产者库存的最大允许水平。当严格的管制措施导致大多数生产者达到库存上限时, 出口配额实际上与生产控制措施相同。每个生产国都被要求负责执行自己的出口配额, 并在各个矿商和冶炼厂之间分配这些配额。如果出口超过配额, 理事会有权要求违规生产商以金属或现金形式向缓冲库存缴纳相当于超额部分的款项, 对持续违规行为实施更严厉的处罚。

理事会存在的二十多年里, 依据国际市场上供需平衡的原则, 理事会共实施了五个时期的出口管制。严厉的管制措施致使包括 1958 年在内的出口平均减少了 28%。第二至五个时期的出口管制都比较温和。

二、缓冲库存与国际锡理事会平衡锡价功能的发挥

对锡进行缓冲库存的操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已经开始。一战结束后, 锡价下跌, 锡产量却没有相应下降, 严重伤害了产锡国的利益。1921 年, 建立了储存池——班登池, 通过收购近 20,000 吨锡的累积库存来保持锡价, 成功将锡价提升至正常水平。班登池的成功为锡行业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政府间开始通过库存操纵和控制锡价及投放市场的锡数量。随后的 20 多年, 主要通过国际锡委会锡的国际锡管制计划和缓冲库存等方式管理国际锡市场和平衡锡价。1956 年成立的国际理事会沿袭了国际锡委员会的某些职能, 最典型的便是对过剩锡实施缓冲库存的操作。

根据第一份《国际锡协定》, 缓冲库存的融资由生产国负责, 保证 25,000 吨锡的库存量或同等价值的现金储备。在正常情况下, 生产国能按时缴纳相应的融资, 但在特殊情况下, 可能会延迟缴纳或者建立特别基金。例如, 理事会成立后第一年, 便面临了巨大的挑战。1956 年苏联出口至欧洲市场的锡为 3,248 长吨, 到 1957 年骤升至 18,011 吨, 1958 年达到了 21,948 吨的顶峰。^[3] 这些不在理事会管辖范围内的过剩锡严重扰乱了国际锡市场, 造成锡的市场价格低迷, 锡价下跌, 产锡国生产热情受损。国际锡理事会通过积极购买缓冲库存和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来保护价格区间, 同时催缴所有会费, 生产国成员提供了相当于 5000 长吨锡金属的“特别基金”捐款以购买库存。最终, 在缓冲库存经理的现金资源耗尽之前, 常规和特别基金缓冲库存上升至 30,000 长吨。缓冲库存的作用虽有限, 但鉴于突然的苏联锡倾销, 至少维持了锡价的相对稳定, 保持了锡市场的稳定。

但在 1958 年苏联的锡倾销后, 由于出口管制和生产国的技术和政治问题, 锡的生产并未完全恢复, 特别是玻利维亚、印尼等生产国, 到 1961 年 6 月第一份锡协定结束时, 情况已经从过剩的一种变成了锡短缺的一种, 当时锡的市场价格保持在理事会最高价格之上。生产国要求消费国也承担融资, 但消费国表示理事会的宗旨是促进锡的消费, 消费国并无义务承担融资。面对消费国不愿分享缓冲库存融资的情况, 生产国成员成功地将缓冲库存的规模从 25,000 吨减少到 20,000 吨, 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生产国的生产压力，但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1971年7月1日第四份锡协定生效，缓冲库存管理者继续进行价格支持业务，到1972年底，缓冲库存超过了12,000吨锡。同时，1972年7月消费国成员荷兰提出自愿捐款67万英镑，随后法国于1973年1月捐款121.5万英镑。与马来西亚等生产国相比，这些贡献微不足道；然而，这是一个重大举措，因为这是消费国首次向缓冲库存提供财政支持。协定还增加了缓冲库存管理者的酌情权。当市场价格达到或超过上限时，授权管理者以市场价格售卖锡；当锡的市场价格处于或低于最低价格时，他能以最低价格购买锡；当锡价处于中间部分时，缓冲库存可以运行，但只能在理事会的授权下进行。

缓冲库存的购买量随市场实际情况而定，在锡价异常时发挥效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锡价和锡市场以及生产国的国内稳定。从生产国的角度来看，较大的缓冲库存可以避免或降低生产者在价格下跌时实施出口管制的成本，有效地消除价格波动，从而稳定出口收入，提高锡相对于替代品的商业吸引力。从消费国的角度来看，更大的缓冲库存可以有效地遏制投机性价格上涨，捍卫最高价格，从而为进口商提供更大的供应保障和可预测的价格。^[4]因此缓冲库存购买成为理事会的首选。当然，锡缓冲库存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能缓解需求和供应的短期波动，但其资源过于有限，无法应对需求的周期性波动。

三、国际锡理事会锡价失衡的内外因素

理事会自成立以来通过缓冲库存购买、出口管制和维持价格区间稳定了锡市场，将大多数锡价维持在稳定范围内，也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平台。但其内部存在的弊端、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美国锡储备的威胁使理事会最终在80年代解散。

首先理事会在成立之初就带有冷战特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被排除在外，美国作为最大的锡消费国拒绝入会，因而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理事会的消费成员仅占锡消费量的不到40%。中国、缅甸、巴西等作为重要的生产国亦被排除在外，当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生产不在理事会的控制之下时，捍卫锡价的价格范围便变得较为困难。

其次，在缓冲库存的融资过程中，规定：“由生产国强制缴纳，消费国自愿缴纳。”生产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本身依赖于锡的出口外汇和税收，当锡价不稳时，注入理事会的融资便会延迟或不足额度，导致无力维持锡价最高价。事实上，在1956年7月1日至1974年12月31日之间的74个季度中，有28个季度，理事会持有的锡量不足1000吨，显然不足以维

持最高价格。在1964-66年和1974年这4年最大的需求过剩压力最大时期，理事会也没有持有任何锡，无力维持锡价。从表面上看，理事会缓冲库存在市场上发挥的作用似乎并没有那么大。^[5]

再者，理事会权力有限。在应对美国庞大的锡储备销售时，理事会没有相应的锡储备与之对抗，最后还在美国锡储备的销售下，维持了最高价。在应对投机者的锡销售时，理事会没有有力的应对措施，最后大量走私锡的出现，导致理事会无法再有效控制锡价。理事会缓冲库存的融资机制本身就有弊端，生产国无权要求消费国缴纳融资，因库存不足导致无力稳定锡价区间的情况屡次发生，打击了生产国的信心。

第四，理事会成立以来其运营一直在美国锡储备的“阴影”之下，成立之初就通过其庞大的锡储备操控理事会拒绝新中国、苏联等加入理事会。60年代美国宣布锡过剩，试图在锡市场大量出售过剩锡，理事会派代表赴美国谈判后才使美国有序售锡。但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打乱了这一局面，危机的爆发使美国意识到国际组织在管控能源和矿物上的重要性以及试图掌控锡价，国会内部冲破阻扰决定在1976年加入理事会。第六次锡协定谈判之时，当主要生产者要求将价格范围的索引编制到最高的生产成本，还希望理事会能控制对美国库存的处置时，美国立即提出反对，这与美国的参会目的相悖。最终美国拒绝入会，大量成员国纷纷退会，理事会遭到了重创。事实上，美国缓冲库存的存在是国际锡矿理事会最终崩溃的缘由之一。^[6]

最后，理事会内外部危机频发。生产国与消费国在锡价范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玻利维亚等生产国要求提高锡价，而美国为首的消费国却希望能将价格范围的变化限制在上限始终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在第六届锡协定中，在缓冲库存量及出口管制上，美玻与理事会并未谈拢，两国并未入会。1985年10月，缓冲库存管理者宣布资金耗尽，无力维持锡市场上的价格业务，交易相继停止，理事会只剩下50,000吨实物锡和总额超过5亿英镑（7亿美元）的未偿债务。最终债权人获得了锡储存的所有权，并出售了锡储存以收回理事会所欠的部分款项。经过无数次法庭审判，其余债务于1990年3月30日以1.825亿英镑（约合3.02亿美元）的价格在法院外和解。鉴于以上种种因素，理事会在80年代未解散。

四、结语

20世纪以来，经济、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

(下转第93页)

粒为主。蚀变形式为面状、带状和细脉状。矿石结构以粒状结构、交代结构为主, 矿石构造以浸染状为主, 其次是微—细粒脉状, 可见微—细粒脉状矿石穿切浸染状矿石。该阶段是成矿的重要阶段。

(4) 成矿晚期阶段: 该阶段矿化蚀变带和矿体及围岩的蚀变矿物组合为绢云母、高岭土; 金属矿物组合主要为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 少量自然银、硫铜银矿、银金矿、辉银矿、螺状硫银矿、黄铜矿、黝铜矿等, 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的矿物颗粒粒度以中粗粒为主。蚀变形式为带状和粗脉或大脉状。矿石结构以粒状结构为主, 矿石构造为粗脉或大脉状, 常见粗脉或大脉状矿石穿切微—细脉状和浸染状矿石, 其矿脉外常见强绢云母化、高岭土化, 该阶段也是成矿的次要阶段。

(5) 风化淋滤阶段: 该阶段实际包含了早期风化淋滤期、还原期和晚期风化淋滤期; 早期风化淋滤期指矿床形成后, 黄土覆盖前的时间段; 还原期指黄土覆盖后至剥蚀前的时间, 也

指淋滤层底部的还原作用; 黄土剥蚀后晚期风化淋滤期。高岭土、铅矾、白铅矿、褐铁矿、赤铁矿是风化淋滤的产物, 而辉银矿、螺状辉银矿、深红银矿、淡红银矿、白铅矿是还原期的产物。

4 结论

本文系统总结了老里湾铅锌矿的矿床地质特征及矿床成矿阶段, 为该地区下一步地质找矿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 [1]冯昂, 王占峰, 米长征, 等. 河南省寺家沟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矿产与地质, 2015, 29(03): 311~315.
- [2]范宏瑞, 谢奕汉, 赵瑞, 等. 豫西熊耳山地区岩石和金矿床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 1994, 9(1): 54~64.
- 个人简介: 王建(1982-), 男, 本科, 工程师, 主要从事地质勘查、矿产调查等工作。

(上接第90页)

快, 范围和深度越来越广, 任何想要单独发展的地区、国家和组织都不可能存在, 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的存在为这些发展提供了平台。锡协议作为 20 世纪政府间成功运作的典范, 使锡这类战略矿产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成为政府间合作和博弈的工具。作为锡协定的管理机构和维持锡价和锡市场的国际组织, 理事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理事会成立之初危机就已存在。美国庞大的锡储备以及理事会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威胁锡和锡价平衡的因素。另外, 理事会的发展与国际局势的变化、生产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美国锡储备的变化等密切相关, 因此理事会的运营不单单只是稳定锡价和锡市场上, 更集中在其背后存在的政府间的合作与竞争。作为在冷战时期成立的国际矿物组织, 理事会的解散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我们既要反思其解散原因, 亦要反思国际矿物组织如何在日新月异的 21 世纪“安身立命”。

参考文献

- [1] Subramaniam Sithambaram Pillay, Performance of the World Tin Industry: Eff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Tin Agreement, 1956-1985,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eptember 1990, pp.53-54.
- [2] Ian A. Mallory, Conduct Unbecoming: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ational Tin Agreement,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ume 5, Issue 3, Article 3, 1990, p.849.

[3] William L. Baldwin, The World Tin Market--political pricing and economic competi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C., 1983, p.83

[4] Zuhayr Mikdashi,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25.

[5] Gordon W. Smith and George R. Schink, The International Tin Agreement: A Reassess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Dec., 1976, Vol. 86, No.344 (Dec., 1976), p.716.

[6] Perkins, Patricia E., World Metal Markets: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Stockpile and Global Market Influenc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7, p.86.

作者简介: 姓名: 彭鑫, 单位: 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邮编: 361007;